

飞往欧洲的空中

□朱全弟

这一次,乘坐法航飞往巴黎。网上订座我要了靠窗的位置。从上海浦东出发,经南京、合肥、郑州、太原、西安、包头、乌兰巴托、新西伯利亚。我很满意座位前的屏幕,在万米高空上,有时看得见,也有看不见的,11个小时还要多一点的枯燥飞行,有影片有音乐,我只看飞行路线图,无论到哪里了,飞机的位置都明明白白告诉你,没有打闷包径直飞到目的地,把人放下就完了。

我很满意,知情权,在天空中也没有被忽视。

时间是2014年11月28日,进入初冬了。大地上还有绿色的田野和树林,更多的是浅黄色的坡地和草原。天气很好,目力直达地面。南方尚有绿的生机,北方却已是一派枯黄的苍凉景致了。依稀能见蜿蜒纤细的河流,坦白曲直的公路,还有网格状的大块农田,矗立一方似的建筑民居。飞过去,慢慢地一个由南至北的地理变化与地貌特征显露无

遗。

出境了。穿过乌兰巴托下面的沙漠地带,岩浆状的表层,白花黑乎乎的空无一物。再往前,进入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,豁然开朗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绿洲了。我努力往下瞧,有一条白色的绸带似的东西曲曲折折,这就是地球上最珍贵与生命直接有关的河流了,它滋润万物,水不断流,命不该绝。尔后,依次为莫斯科、圣彼得堡,我拼尽眼力寻找公路、汽车、建筑,试图发现地下一切有生命的蠕动和迹象。

我们平时知道有海平线、地平线,殊不知有天平线。天边有霓虹、彩霞、镶嵌在白云尽头的上方,金灿灿的没有一丝一毫遮拦的世界,美艳至极。此景只应天上有!

坐在飞机上,被托举到一个很高很特别的地方,“身价”高了,眼界自然高了,看出去的东西也不一样了。平展的白云,轻盈的淌过寂静的大地,繁华的城市,鸟瞰白纱般的云

影下面次第现身的田野、村庄、大山、沙漠,还有森林,无一不是恍若仙境。

长途飞行,在空中,仿佛没有了国界,只有一个天。飞了很久很久,困了就用瞌睡来解枯燥。但是,醒来,我仍是精神头十足的俯瞰大地,寻觅我浑浑噩噩在大地上没有的新鲜感觉。有时,几个小时,才看见下面舒坦尽兴的绿色影子,以及挥洒其间的细微的河流,或是看见光秃秃的群山之间的白色道路,我想找到它们去了哪里?终于我见到了,有一条路是通向远方山顶上的,开采,矿山,我似乎为自己在一万元以上发现了大地下面的一个秘密而窃喜不已。毕竟,天上的判断,很难验证,我有点陶醉了。

飞机是凌驾于白云之上的。看远处、身旁、机翼下的大团大团的棉絮般泡沫似的云,块垒一样层层叠加,厚重的完完全全阻隔了与大地的关联,看它纹丝不动没有一点表

情的状况,有点担心飞机怎么穿透下去降落跑道。然而,这只是外行瞎操心罢了,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办法多多,飞越、绕过,扶摇直上抑或跨越俯冲,一眨眼,冲破云层的飞机就逍遥自在大展身手了,轻轻触地的一瞬,它便平稳的拥抱大地了。而此时,天空中的游子,每一次归来,都是对上苍的感恩,交织着无限眷恋与依依惜别的情愫。

天空,再见。我会再来!
乘飞机到天上去看美景,这是我近年来产生的念头。当然,我尽可能地不放过每一次飞行的机会,让熟视无睹倏忽消逝的身边美景,成为我生命中美好的记忆。天空是我经常去作客的地方,白云与我已经稔熟了,甚至我和颠簸震颤的气流也多次交手,从害怕到习惯,最后有点烦都轻蔑它了。不过,它们说真的都是我朋友,几乎每一次,哪个也没缺,它们都是我的朋友,陪伴左右和我一起无数次飞过美丽的天空。

表一表茅医生

□朱惠忠

茅医生原本是中心医院副院长,内科主任,医术医德口碑甚佳。1969年初,我女儿出生才几个月的时候,染上了麻疹,高烧不退,又感染了肺炎,住进了隔离病房。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。茅医生家庭出身富农,造反派又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,放到了隔离病房工作。这些都是我在陪着女儿住院后知道的。我看那茅医生,平时没有什么声响,看病都特别认真。由于我女儿病情较重,几经病危通知。他一天要来病房几次,有时在门口,还会朝我女儿看上几眼。看他的行为和表情,我觉得他是十分的谨小慎微。后来才听说,他被监督着,医疗权力也受到了限制。他怕对我女儿病情关心多了,被人说是拍解放军的马屁(那时我是现役军人,又是一名军官。)

我女儿是在医院里学会走路的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我女儿穿上了连衣小花裙,在病房的走廊里,歪歪扭扭地学着走路,茅医生站在走廊的一角,看着我女儿学着走路,他微微地笑了。看来,不光我为女儿终于好起来了而高兴,茅医生也在为我女儿终于转危为安感到高兴。我女儿出院时,我想着要感谢茅医生,但在那个年代茅医生又处于那种景况,谁敢!我仅能在领着女儿离院时,对茅医生微笑了笑,点了点头。

1986年,我父亲患化脓脑膜炎,住进了中心医院。有天,我在医院走道上,看到了茅医生。尽管时隔多年,他仍然记得我。我们走到了一起,交谈了起来。我对茅医生说,我女儿已读高中了,多亏了你,没有你的关心和精心治疗,不知道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。茅医生说,他现在在干部病房工作,今天是休息,病房里有几个病人,我还想去看他们一下。当他听说我父亲在住院时,他一定要去看看。他随着我去看了我父亲,之后他又来看过我父亲一次。离我女儿当年有病住院,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之久,我和我的家人,时时记得那些日子,时时记着茅医生在那特殊的年代,对病人的特殊关爱。

“马军司”释疑

□陈 陈

马陆地名来历,1994年6月出版的《马陆志》记有:“昔因有马军司陆南大(南宋左丞相陆秀夫之子)居此,故名”。

望文生义,“马军司”好像是陆南大的什么官衔。可“马军司”究竟是何职称呢?对此颇存疑惑。为此,我们查阅了多部嘉定地方志书,得出的结论是:“马军司”另有其人。

清乾隆7年(1724年)刻印的《乾隆嘉定县志》记载:“马陆村。县治南一十二里。昔有马、陆二姓居此,故名”。

清嘉庆16年(1811年)刻印的《嘉庆嘉定县志》则记载更为详实:“马陆镇,县治南一十二里。宋监税管陆孟良迁居祁南守信乡横沥口,与马军师同里,里人称为马陆村。”(陆孟良即陆南大。在旧志的人物章节里记有:陆南大,字孟良,盐城人,左丞相秀夫长子,监江浙都税。崖山之难,避地城南)。

清嘉庆20年(1815年)刻印的《马陆志》记载:“地名马陆,自宋陆南大与马氏共居于此,元明以来,由村成镇。”

但清光绪6年(1880年)成书的《光绪嘉定县志》却是这样记载的:“马陆镇,县治南一十二里,一都,昔有马军司陆南大居此,故名”。《光绪嘉定县志》为何把“马军师”改成“马军司”呢?有可能是编者为行文简洁,没写谁先来,谁后到,而是直接按序书写马、陆两人名字。又因旧时行文都为竖排,也不用标点。为避陆南大之前的“军师”之嫌,而改成“军司”。而现代人在翻译整理古籍时又未在马、陆两人之间加入标点。就成了“昔有马军司陆南大居此,故名”。

那么“马军司”究竟是何人?据史料记载,宋末元初,本地还属荒凉之地。“马军师”或许是原南宋军队中的某位马姓军师退役后先于陆南大隐居在此。

在1992年版《嘉定县志》和1994年版《马陆志》中,照录《光绪嘉定县志》“昔有马军司陆南大居此”时,又较为谨慎地在陆南大名字后加注括号(南宋左丞相陆秀夫之子)。可后来有人写文章时却大大咧咧地把“南宋丞相陆秀夫之子”加在了马军司之前,就有点张冠李戴了。

2014年10月30日刊出的嘉定博物馆《寥城文博》第二版上,署名陆琰撰写的“漫谈马陆的桥”中也提到:“宋丞相陆秀夫之子陆南大自盐城避难至此,与马氏共居,遂其名曰马陆村……”

故我们认为,马陆地名来历,应是宋朝末年有宋军马姓军师隐居于此,宋亡,宋丞相陆秀夫之子陆南大避难居此,遂有马陆之名。



徐胜国 摄



仓保阿秋

□彭瑞高

深黄昏时分,队长来找我,说:“明天大队开‘四大员’会,你去。”我疑惑地看他。“四大员”是记工员、植保员、卫生员和仓(库)保(管)员,我是会计,去干什么呢?

队长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,轻声说:“你代阿秋去。”我哦了声点点头。队长又眨了下眼,让我不要看一旁的阿秋。我就故意看窗外。其实,队长说话不用那么轻,阿秋是哑巴,又是聋子,说得再响他也听不见。不过他人很灵,人们是否在说他,他一眼就能看出。

阿秋命很苦,他弟弟叫阿春,也是哑巴;连他娶的老婆,也是哑巴。哥俩对我倒不错,平时常来我屋里串门;大队部放电影,还总是坐在我旁边。我到乡下后,对哑语有兴趣,人家看电影时,不耐烦理哑巴,我却愿意比划手势,给他们解释些影片里的事。反正那些电影我都看过几遍,也不在乎错过什么。

这次不让阿秋去开会是对的,他既不能听报告,也不能发言讨论,去了反而招其他村“四大员”笑话。不过阿秋是大家正式选出来的仓保员,不让他去开会,我总觉得剥夺了他什么,心里有些不安。

其实这事瞒不了他。第二天,阿秋一看其他“三大员”出了村,就知道队长“做”了他。不过他

认命。一整天,他照样在仓库忙。傍晚我一回村,就向队长汇报会议精神。这次会上有件事,对阿秋很不利:大队规定,今后仓保员要记账,还让我把新账本带了回来。队长一看账本就皱了眉:哑巴阿秋大字不识一个,进出库要他记明细账,这不是要他的命吗?队长想了一刻,才说:“上面有规定,我们也没办法。就叫阿秋交钥匙吧,隔天再选个人做‘仓保’”。

我们就进了仓库,准备做阿秋工作。队长装作检查,抓一把绿豆看看,又捻几粒稻谷嚼嚼,转了一圈,才招手把阿秋叫到跟前,让他把仓库钥匙交出来。阿秋一听,当场跳起来,不交。队长挥舞新账本,打着手势说:“你会写字吗?你会记账吗?你不会,就得把仓库钥匙交出来!”阿秋看那账本,目光恨恨的,两手舞舞扎扎,怎么也不肯交。队长急了,上前抢那钥匙。阿秋把钥匙藏到身后,步步后退,退到墙角时,突然哇地大喝一声,霍地从谷囤顶上抽出了一把菜刀!

我和队长都傻了眼,一时不敢近前。阿秋目露凶光,两腮咬得石硬。我轻声问队长怎么办,队长黑着脸,看着阿秋,久久不说一句话。

阿秋又聋又哑,但他这个仓保,确实是称职的。那把仓库钥匙,就是他的命根子,他把它整天吊在裤带上,荡啊荡的,走到哪里,就响到那

里。那库门被他管得贼紧,有人贪小利多抓一把黄豆,他都不答应。有一次一个村民进库放桡桡,出门时见四周无人,飞快往套鞋里顺了两把芝麻。没想到,正好被阿秋落眼了。他当即哇哇叫起来,揪住那村民衣襟,非要他脱下套鞋,把芝麻倒出来不可。村民死不认账,两人就扭打起来。阿秋力气大,三腾两挪,就把那人摔倒在地,紧接着就把那只套鞋抢到手。事情到此还没结束,阿秋拿着套鞋,还奔到门外,哇哇大叫,让乡亲们来看。众人闻声赶来,他就把套鞋口朝下,让大家看那芝麻从鞋肚里慢慢泻出来……

仓库建了多年,确实还没哪个人,能像阿秋这样,把仓库管得这么严。他说不了话、听不了声,但他撕得下面子、发得了狠,而且,他还藏着一把菜刀!有人说他没心没肺,这是没心没肺吗?

队长朝我看了一眼,一努嘴,两人悄悄退了出去。看得出,这把菜刀是阿秋最后一着棋子。从历史经验看,他拿得出,就做得出。谁也保证不了,他把这刀不会砍下来。

后来,我村仓库就成了全大队唯一不设小帐的仓库。不过,直到十多年后人民公社散伙,我村仓库也没出任何纰漏。